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习得的认知探索

邢红兵 ©主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 的认知探索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邢红兵 主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认知探索/邢红兵主编.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1. 1

ISBN 978-7-5100-1878-7

I. ①汉… II. ①邢… III. ①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②第二语言—语言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H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0754 号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认知探索

主 编: 邢红兵

责任编辑: 张颖颖

装帧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17.5

字 数: 278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1878-7/H · 1167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留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的计
算机模拟研究”(项目号:08JJD740063)的
成果之一。

目 录

留学生复合词认知中的语素意识	徐晓羽 (1)
留学生单音节多义语素构词习得过程的	
实验研究	王 娟 (13)
基于联结主义语义计算模型的留学生复合词	
习得考察	陈永朝 (26)
欧美留学生部件难易度调查及部件成字性的	
实验研究	李银屏 (38)
留学生形名搭配句法与语义关系习得的	
实验研究	张银丹 (64)
留学生同语义类状位形容词和动词的语义搭配	
习得考察	张金竹 (85)
留学生常用动词句法功能的统计分析	南旭萌 (103)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形容词习得过程研究	
——以“漂亮”为例	郝瑜鑫 (129)
韩国留学生二项定语习得考察	王敏凤 (141)
现代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兼类词使用情况	
统计分析	翟 文 (159)
留学生“V着(zhe)”的习得研究	许尔茜 (176)
“A”、“很A”、“A点儿(些)”作状语的主观性分析	
及留学生习得情况调查	王斯倩 (208)
泰国学生能愿动词“会”、“能”、“可以”习得	
情况考察	(泰国) 王舜真 (228)
留学生“不但”、“而且”使用情况初探	张 莹 (257)
后记	(273)



留学生复合词认知中的语素意识

徐晓羽

摘要 词汇教学的研究是整个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此已有学者提出利用语素进行教学的构想,但目前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特别是从学习者的角度进行认知研究才刚刚起步。本研究采用实验的方法考察留学生复合词认知过程中的语素及语素构词意识。实验结果显示:(1)初级水平的留学生已初步具有语素意识,通过语素义来推知词义是他们理解新词的一个重要策略。(2)词的结构类型是留学生词汇理解和生成中的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同时字形、字音等因素对留学生复合词的认知也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语素 复合词 习得 语素意识 结构

1. 引言

一般来说,汉语的语法单位分为五级:语素、词、词组、句子、句群。作为最小单位的语素,在汉语中具有特殊的重要的地位。吕叔湘先生(1979)说:“讲西方语言的语法,词和句子是主要单位,语素、短语、小句是次要的,讲汉语的语法,由于历史的原因,语素和短语的重要性不亚于词;小句的重要性不亚于句子。”

语素是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语素可以独立成词,也可以构成合成词。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语素在构词方面具有以下特点:(1)有很强的组合成词能力,根据北京语言学院198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的统计结果,汉语70%以上的词汇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构成的合成词,而在合成



词中最多的是复合词，约占合成词的 96.5%。(2) 语素组合成词时组合方式十分灵活，根据语素组合中语素与语素的关系，复合词分为联合式、偏正式、动宾式、补充式、主谓式等不同结构。即使使用相同的语素，如果语素组合的顺序不同，意思可能完全不同。如“工人”和“人工”。(3) 构词不受形态变化的限制。(4) 大部分语素意义在所构成的合成词中得到体现。据苑春法、黄昌宁(1998)的统计，43097 个二字词中，语素在构词时，约 87.8% 的名词，93.2% 的动词，87% 的形容词，保持原来的意义不变。

1984 年公布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已经将原来确定的语法三级单位(词、词组、句子)向两头扩展为语素、词、词组、句子、句群五级语法单位，语素开始纳入教学内容。而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一般仍只有三级语法单位：词、短语、句子。虽然语素没有正式纳入教学体系，但是语素在词汇教学中的作用一直受到教学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吕文华(2000)、肖贤彬(2002)等学者就曾提出过“语素教学”的设想。

认知心理学方面已经有很多实验证明了语素表征的存在及其对理解复合词整词的作用。以往的认知心理研究，发现了一些与语素意识有关的影响汉语词汇加工的因素，比如频率、语义透明度、结构等因素。但这些实验都是针对母语者的，不能照搬到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留学生(以下简称“留学生”)身上。从认知的角度探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素意识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冯丽萍(2002)研究了词汇结构在中外汉语学习者合成词加工中的作用，发现留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词汇结构意识和语素意识，语素表征和整词表征同时存在。邢红兵(2003)对留学生出现的偏误词进行了分析，发现留学生已经能够运用掌握的语素造词，具有较强的语素构词意识，这种意识在不同的词语结构上也会有一定的差别。

我们觉得，在留学生汉语复合词习得过程中，与语素相关的因素应该包括语素的意义与整词意义的关系、语素的组合方式(即复合词的结构类型)、语素的构词能力、语素的成词能力、



语素的构词位置等。我们把这些因素统称为留学生习得复合词的语素意识。以往一些对留学生语素认知的研究已初见成果,但仍存在局限性。本研究力图以统计和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我们将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1)留学生究竟是否具有语素意识,语素意识对他们理解整词是否有影响;(2)语素意识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例如结构类型等;(3)这种语素意识从何时产生,是否会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增长等。这些研究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留学生的认知规律,更合理地制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有利于留学生的学习。

许敏(2003)用数据库分析了《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中的6396个双音节结构,统计了复合词结构类型、语素构词位置和构词能力等各类数据。结果发现偏正结构的复合词占大多数,比例约为43.42%;其次为联合结构,约占34.94%;然后是动宾结构(包括介宾结构),约占10.96%,而补充结构和主谓结构所占比例很小,分别只占3.77%和0.75%,因此本实验只选取前三种结构为研究对象。

2. 实验研究

2.1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因素一为年级,包括两个水平:二年级和三年级;因素二为词语结构类型,分为三个水平:偏正结构、联合结构和动宾结构。

2.2 实验材料

我们选取了35个完全不透明的双音节词(词义与参与构词的语素的语素义无关),这些词均为实词。其中包括15个偏正结构、15个动宾结构和10个联合结构。这些双音节词都是学习者没有学习过的,但参与构词的语素则都是他们已经学习过的。



2.3 实验任务

把这 35 个不透明词随机排列,以书面形式统一发给被试,要求他们用自己的母语或其他熟悉的语言解释这些双音节词的意思。限定被试在 20 分钟内完成,期间不能查阅工具书,鼓励留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来推测这个词的意思。

2.4 实验对象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二、三年级的汉字文化圈留学生各 10 名。每个年级各有日本留学生 2 名,韩国留学生 8 名。

2.5 后测和实验结果判定的前期准备

在测试的同时,我们还把参与构词的 70 个语素以及 35 个词打印在纸上,要求留学生在学过的语素和词后画“√”,没学过的语素和词后画“×”。根据后测,我们删除了被试不熟悉的语素和熟悉的词。最终剩下偏正结构、联合结构和动宾结构各 8 个词,共 24 个词参与统计(实验材料参见附录)。

被试使用的语言涉及韩国语和日语两种。韩国语答卷请已经在中国学习多年的韩国研究生翻译;日语答卷请我国日语专业的研究生翻译,中国学生翻译完后又请水平较高的日本留学生进行检查。如果留学生的解释中体现出了语素义,如,“百色”解释为“一百种颜色”,我们则认为留学生直接表达出了语素义。

2.6 实验结果

我们首先统计了二年级和三年级留学生直接表达出的语素数量及其比例。

表 1 平均直接表达语素数及比例

	二年级	三年级
平均直接表达语素数	26.40	27.00
比例(%)	55.00	56.25



从表1可以看出,无论是三年级还是二年级的留学生,都直接表达出了48个语素中超过50%的语素,但是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差别不明显。我们再看看不同结构类型词语的情况。

表2 不同结构平均直接表达的语素数及比例

	偏正		联合		动宾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个数	比例%
二年级	10.2	21.25	9.1	18.96	7.1	14.79
三年级	10.2	21.25	8.9	18.54	7.9	16.46

我们可以发现,留学生对不同结构的新词有不同的认知特点。二年级留学生直接表达出的构成偏正结构的语素最多,其次为构成联合结构的语素,构成动宾结构的语素最少。三年级与二年级表现出了同样的趋势。我们对二年级和三年级各结构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偏正、联合、动宾三种结构之间差异十分显著, $F(2, 36) = 6.910, p < .01$; 年级之间差异不显著, $F(1, 18) = .016, p = .900$; 结构与年级之间没有交互作用, $F(2, 36) = .264, p = .769$ 。

3. 分析讨论

从上面的数据来看,日韩留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已经初步具备了语素意识,即他们知道词义与构成该词的语素的语素义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当他们接触到一个不认识的新词时,常常会利用构成新词的语素的语素义来理解这个新词的意思。

3.1 留学生理解新词的策略

我们发现留学生在解释新词时,使用了以下几种策略:

策略1: 利用参与构词的两个语素的语素义,来直接推知整词的意思。例如(冒号前为实验用词,冒号后为留学生的解释):

鸡眼: 鸡的眼睛

骨血: 骨头和血



归真：回到真实

打千：打一千次

活宝：生活中宝贵的

画眉：画眉毛

策略2：利用参与构词的两个语素的语素义，直推后再引申整词的意思，但是他们的解释与两个语素的语素义还是有联系的。例如：

虎口：危险的地方

鸡眼：见识狭窄

画眉：美人

骨血：一定需要的

高下：差异很大

黄龙：灵物

入骨：痛苦

高下：上司和职员

吹台：刮风的地方

江湖：男人的世界

千张：很多

见背：监视

虎口：害怕

吹台：风向观测所

吃香：吸烟

这个策略是在策略1的基础上引申出来的。因为有的留学生常常先解释两个语素，然后再引申出一个意思。例如：

江湖：江、湖；自然

冷门：门很冷；进入很难

青云：青云；远大的抱负

打千：能打一千个人；力气强

黑马：黑色的马；不吉利

江湖：江和湖；指世上

黄龙：黄色的龙；王

青云：青云；清廉

黄龙：黄色的龙；吉祥、地位高

骨血：骨和血；基础

策略3：有的时候留学生直接表达了一个语素的语素义，而且整词的解释与另一个语素的语素义有联系。例如：

取灯：取火

入骨：埋骨头

信石：信任很坚固

品月：商品的生产日期

叫座：叫人家坐下

策略4：利用复合词的一个语素来推测这个词的意思。例如：



爪牙：牙齿

底细：很仔细的

吹台：台

策略5：运用策略4解释，在此基础上再加以引申。也就是说，留学生虽然没有直接表达出语素的意思，但是他们的解释与其中一个语素的语素义有联系。例如：

二黄：皇帝

吃香：菜味儿

叫座：坐下

见背：后边有帮助的人

枝节：定纪念日

百色：有各种各样的能力

策略6：有一些解释我们看不出与语素有任何关系。我们猜测不出留学生是如何得出这样的解释的，我们将这些无法归类的都叫做其他类。例如：

信石：无用

落草：不能期待的事

吹台：流行//出洋相//催促

拔白：成坏人//办错了事

取灯：受别人的帮助

画眉：表示“开始”

见背：援助人

风波：鸡皮

画眉：总结

吹台：哑巴

策略7：另外还有一些词语，留学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我们估计，留学生之所以没有解释，是因为他们认为用以上的一些策略进行解释都不合适。而他们又没有其他办法，所以只能空出。我们姑且也算这是一种策略。

我们统计了各年级留学生使用策略的情况，得到下表：

表3 各年级使用各策略的总词数（单位：个）

	策略1	策略2	策略3	策略4	策略5	策略6	策略7
二年级	97	20	23	48	12	25	13
三年级	109	27	17	35	14	8	30

我们对上述数据进行了检验，发现各策略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 $F(6, 108) = 19.265$ ， $p < 0.1$ ，但二年级和三年级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从表3中可以发现，两个年级的留学生最常使用策略



1, 其次是策略 4。也就是说, 留学生最常直接用两个语素义来解释词义。其次, 他们只解释两个语素中他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语素的意思。

二年级和三年级之间差异不显著, 这说明留学生虽然在二、三年级都已经可以清楚地分辨出结构上的不同, 但是从二年级到三年级, 学习的时间长了, 学习过的语素和词增加了, 可是留学生仍然没有找到其他更好的策略来代替策略 1。

表 8 不同结构中使用各策略的数量 (单位: 个)

	三年级			二年级		
	偏正	联合	动宾	偏正	联合	动宾
策略 1	50	36	23	43	34	20
策略 2	12	9	6	9	7	4
策略 3	4	5	8	6	10	7
策略 4	5	12	18	10	14	24
策略 5	2	3	9	3	1	8
策略 6	3	1	4	6	9	9
策略 7	6	13	11	3	4	6

我们对各年级各结构策略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策略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 $F(6, 108) = 19.428, p < 0.1$; 结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策略与结构之间有交互作用, $F(12, 216) = 4.223, p < 0.1$; 年级之间差异不显著; 结构在策略 4 的 $F(2, 36) = 3.13, p = .056$ 以及“未作答”上不显著。也就是说, 留学生对各结构类型的新词猜测词义时, 使用的 7 种策略之间的差别非常显著。对三种结构的新词, 策略 1 都最常用。对各结构类型的新词使用的策略, 二年级与三年级留学生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3.2 词的结构和汉语水平对日韩留学生理解新词时的影响

从分析中我们看到, 偏正、联合、动宾三种结构之间的差异



十分显著。这说明在看到一個不熟悉的词时，留学生虽然都倾向于用直接表达语素义的方式来获知词义，但针对三种不同的结构类型仍然有差别。对于偏正结构的词，留学生最倾向于用直接表达语素义的策略。

我们猜测，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的偏正结构的词语是最多的，他们对偏正结构也最为熟悉。而汉语中大多数的词都可以用语素义来推知。也就是说，他们平时接触最多的偏正结构大多数正可以用语素义直接来推知。所以留学生更容易形成这样一种意识，即偏正结构比其他结构的词更多地可以用语素义来获得词义。因此，在实验中，留学生遇到偏正结构的词，更倾向于直接表达语素义。

另外，年级之间的差异不显著。这说明不管是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留学生，当遇到不熟悉的词时，都比较统一地求助于语素这根“救命稻草”。

3.3 日韩留学生理解新词的其他相关因素

3.3.1 字形对留学生有干扰

汉字结构非常复杂，有很多汉字字形相似，对留学生来说，非常容易混淆。甚至对深受汉字影响的汉字文化圈的留学生来说，也很容易识别错误。在实验中，一部分留学生正是因为看错了字形或者用构字成分替代整字，所以做出了错误的解释。例如（画线处为实验用字，冒号后为留学生的解释）：

风波：皮

鸡眼：鸟

青云：晴

心腹：恢复

枝节：技术

底细：低

百色：白

3.3.2 多义项语素与同形语素对留学生有影响

有的时候，留学生虽然直接用参与构词语素的语素义来理解新词，但由于很多语素本身具有多个义项，所以影响了留学生对新词的理解。例如（括号内，第一个是常用的义项，后面的是留学生解释时使用的义项）：

红货：受欢迎的货（红：像鲜血或石榴花的颜色/象征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

冷门：冷漠/冷门：不受欢迎的专业（冷：温度低/不热情；不温和/不受欢迎的；没人过问的）

挂单：做名单/挂单：单独（单：一个/单独/单子）

青云：青年人（青：蓝色或绿色/指青年）

见背：见解的背景（背：躯干的一部分，部位跟胸和腹相对/某些物体的反面或后部）

画眉：画儿的尾巴（画：用笔或类似笔的东西做出图形/画成的艺术品）

八角：八个角落/八角：八毛钱（角1：牛、羊、鹿等头上长出的坚硬的东西/物体两个边沿相接的地方；角落 角2：我国货币的辅助单位）

这些例子说明，留学生对多义项语素的各个义项的熟悉度并不相同。他们也很难分清楚使用同样的书写形式的同形语素，常常混同。

3.3.3 母语对留学生有干扰

我们注意到，即使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日本和韩国留学生也有不同的表现。由于韩国语中对汉字有直接的读音，他们称之为“汉音”（与汉字的发音接近，从中国传入）。所以当韩国留学生用母语解释词义时，经常直接用韩国语中的汉字读音来读出每一个汉字，然后写上在韩国语中这个字的发音。也就是说，我们的要求是要解释词义，可是韩国留学生似乎常常只是音译。而日本留学生几乎没有直接用日语中的汉字来解释的。这或许是因为日语中虽然也有汉字，但是都另外有假名的缘故。

3.3.4 结构的影响

我们知道，结构类型在汉语构词中有很重要的位置。请看下面的例子：

分头（述宾）：若干人分几个方面（进行工作）

分头（偏正）：短头发向两边分开梳的式样



两个语素完全相同,但是由于结构不同,所以语素也选择相应不同的义项,整个词义也不同。在留学生的解释中,我们还发现,留学生常常改变实验用词的结构类型(冒号前为实验用词,冒号后为留学生的解释):

- 偏正——联合 木鱼:木头和鱼
偏正——主谓 冷门:门很冷 百色:色多
 活宝:作为宝物进行活动
动宾——偏正 画眉:画的眉 吹台:刮风的地方
 吃香:好吃的香气 落草:落下的草
动宾——状中 见背:在背后看
动宾——动补 落草:落到草上
联合——偏正 骨血:骨头里的血 高下:高的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留学生完全清楚参与构成新词的每个语素的意思,但他们未必清楚新词的结构,所以解释时只表达出了语素义,却选择错了结构类型,词义也随之发生错误。因此词的结构同样影响着留学生对新词的正确理解。

4. 结 论

本研究通过纸笔的实验方法对留学生语素意识进行了研究,通过统计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1)日韩留学生具有初步的语素意识,使用参与构词的语素的语素义来推知词义是他们理解一个新词的最重要的策略。(2)日韩留学生在理解新词词义时各个结构之间是不均衡的。他们对偏正结构更倾向于使用语素义来理解新词词义。(3)除了通过语素义来直接获知词义外,日韩留学生也会使用一些其他的策略,比如引申等。(4)日韩留学生在理解新词时还受到字形、字音等因素的影响。

参 考 文 献

- 冯丽萍(2002) 词汇结构在中外汉语学习者合成词加工中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郝美玲 (2003) 汉语儿童语素意识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吕文华 (2000) 建立语素教学的构想, 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彭聃龄 丁国盛 王春茂 Taft Marcus 朱晓平 (1999) 汉语逆序词的加工——词素在词加工中的作用, 《心理学报》第 31 (1) 卷。
- 王春茂 彭聃龄 (1999) 合成词加工中的词频、词素频率、及语义透明度 《心理学报》第 31 (3) 卷。
- 肖贤彬 (2002)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词素法”的几个问题, 《汉语学习》第 6 期。
- 邢红兵 (2003) 留学生偏误合成词的统计分析, 《世界汉语教学》第 4 期。
- 许 敏 (2003) 《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双音节结构中语素组合方式、构词能力统计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苑春法 黄昌宁 (1998) 基于语素数据库的汉语语素及构词研究, 《世界汉语教学》第 2 期。
- Taft Marcus & Xiaoping Zhu (1994) The representation of bound morphemes in the lexicon: A Chinese study. In L. Feldman (Ed.). *Morphological aspects of language processing*.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 Zhou X, Marslen-Wilson W. (1994) Words, morpheme and syllables in the Chinese mental lexicon.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 9(3): 393 ~ 422.
- Zhou X, Marslen-Wilson W. (1995)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in the Chinese mental lexicon.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 10(6): 545 ~ 600.

附录 实验材料

偏正结构	联合结构	动宾结构
百色	枝节	画眉
鸡眼	风波	品月
千张	底细	见背
黄龙	骨血	吃香
冷门	高下	打千
黑马	独孤	挂单
东床	江湖	取灯
虎口	爪牙	归真

